

屬古者之樂易招

錄也姓葉公風絕前
不畏難不辭辱每

賦之才既多如傷之曉

斯曰藝義東北

我輕寒拂未以覺

宣寒之而天高山

轉今來之春之晏莫

為豪康之萬呼仁

氣曷日得善降之祥

雙書日惟予以

為寶萬之家萬小

聞風樂於九夷



義叢菊泪

上

出版說明

本書又名《邗水春秋》，是繼李涵秋《廣陵潮》之後，又一部描寫民國時期揚州社會風情的小說。全書三十回。詳述揚州社會情狀。以菊隱為主角，記載當時揚州文人隱遁不問時事，常在冶春後社吟詩賞菊的閑逸生活，文筆流暢，值得一讀。現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廣益書局版影印。

例言

是編。敘述詳的社會情狀而略於時局。然以政體變更關係其對於一切過程。有不容於避免者。編者惟粗枝大葉擇其共見共聞載在報紙略述一二。而結穴在揚州少數人物。因此類人物多從治春後社產生談到後社便有詩有菊全書三十回大概用詩社做個結合。

詩社中人原不僅以吟詩賞菊爲生活。但真能吟詩賞菊。僅乎菊隱翁一人。就中得其神似者。有秋雨庵擺脫乎迹象爲風落雨師承乎嫡派爲南山樵北郭生。其他出風入雅。有及見菊隱翁有不及見菊隱翁所爲生活或限制揚州或不限制揚州不過遠方過客。無不知揚州有詩社。有菊花。有遊船。有七唱集合。是書編輯所以叙社友蹤迹往來。由敬而聚。由聚而敬。而政體之變。更人事之復雜。因之矣。若以爲譏彈時政臧否人物。則吾豈敢。

雖然寫一事必得一事之真相寫一人必得一人之個性。况乎社會情偽誰能瞞。誰論之矯情心術之僞飾。吾雖爲極力辯護而勢有不能所以編是書。惟縮小範圍。僅僅限制於揚州人物。又僅僅限制揚人之於冶春後社略。有關係者爲抽象敘述事實。必取乎新聞姓名。不妨於假借其中出色人物。多數用古人名以相稱。謂真人不露本相。大士原有化身。固知莊列寓言無施不可也。

是編亦名邗水春秋。以所叙皆揚州事實。但春秋非寓意褒貶。乃謂一年佳日。惟春秋適宜也。况乎蕭齋遲菊經春猶開菊花開時。因以合祭菊隱翁歲爲常例。屬在社友。有本在揚州。屆時必以寸牋問訊。菊爲人淚乎。人爲菊淚乎。余敢曰全書三十回無回不感時濺淚而言。必由衷也。書成。爲述例言。如此。民國二十年江都李伯通識。

劍言

叢菊何以有淚何以淚不濺於他處獨濺於揚州豈其揚州有菊他處無菊乎非也抑亦揚州有賞菊之人他處獨無賞菊之人遂使菊濺濺淚落乎又非也夫時至深秋何地無菊何菊無淚杜詩云感時花濺淚又云叢菊兩開他日淚菊之有淚無淚一似惟詩人能知非詩人不能知故詩人咏菊往往流連於葉底顛倒於花間當菊之未花培之植之澆之灌之其愛護之勤至不可言喻及其既花芳馨盈掬臭味差池不惟插瓶置缶留以自賞並召他人共賞共賞維何把以尊酒持以蟹螯至歌吟嘯呼而無時或釋揚州之有治春後社質言之爲詩社換言之乃幾許醉心賞菊之人來往必以詩結合耳時稱斗方名士大概指此烏廩名士自名士今必限制斗方其功名不著於當時其文章不被於後世僅僅乎一觴一咏自賞風流菊因人淚乎人因

菊淚乎。編是書者，則亦不能忘情揚州而泣涕如雨。蓋吾揚爲人文淵藪，清末民初國體改變，其隱遁不問時事者，則其有人於時，追蹤漁洋，希迹汀州，春秋佳日，每修禊紅橋瘦湖，詩酒文會，無時或間，亦或千里百里，琴劍隨身，上焉爭名於朝下，焉爭名於市，雞驚競食牛馬，同皂斯亦極四方，餬口之勞而無庸爲諱也。然而天時人事變幻無常，有力爭上游，列席與議爲世推重者，有參贊戎幕，匏繫一官而旅進旅退者，亦有高談文化應付潮流，役役然不出教育範圍者，其他或詩人或不詩人，或愛菊或不愛菊，或與冶春後社有關係，或有關係而無關係，無關係而有關係，因淚及淚人，不自淚而菊爲流淚，菊本多淚，而詩人乃寫菊人詩，是則冶春後社之詩，非無病而呻，乃以歌當哭也。所爲七唱多膾炙人口，亦可驚亦可喜，惜是編不能備載，姑因書成，而序其顛末如此。

伯通自識

春秋水
叢菊淚目錄

- 第一回 鐵家莊大做螃蟹會 風來堂小詠菊花詩
第二回 悔執教鞭金蟬蛻壳 斷送生命倩女離魂
第三回 諺人子弟豔說嫖經 置我牢騷蟲打酒擂
第四回 演梨園美人行峽雨 入蓮幕名士赴京華
第五回 出口成章詞吐珠玉 見錢發貨筆走龍蛇
第六回 大明湖笙歌消酷暑 揚州城風雨逼重陽
第七回 逐走滿奴搘紳一致 冒充革命流氓投機
第八回 軍政府坐鎮江北地 招賢館廣集天下才
第九回 斷絃續絃麗人金屋 交印接印小吏跌窗

- 第十回 以訛傳訛後生嬌鬧 知法犯法當局糊塗
第十一回 姑蘇城官長狎名妓 高家堰視學賺強徒
第十二回 魚入雁哭泣進牢門 薛雲亭倉皇落江水
第十三回 小老婆大開碗底會 諸姊妹齊使馬刷兵
第十四回 虎大哥無端遭暗殺 張辦帥得意領羣兵
第十五回 舊縣重來兒童竹馬 傾城再遇人面桃花
第十六回 二馬居得意配鴛鳳 言身寸安心縱鷹犬
第十七回 往蕪湖大擺直隸州 過維揚歡迎部視學
第十八回 建築名園湖山生色 盜偷法寶寺院行雲
第十九回 闹棧房僨縣長宿娼 設靈帷借公堂鬧弔
第二十回 携愛妾羨慕小先生 集同人結拜十姊妹

- 第廿一回 遠客歸來洞庭秋水 詩人留戀太湖落霞
- 第廿二回 學程改組特設機關 縣志重修再增糧串
- 第廿三回 女強盜施展潑辣手 小老婆操縱選舉權
- 第廿四回 小劫殺夫婦斷頭臺 大廳兵官僚拿手戲
- 第廿五回 狂客登輪忽沉大海 名流入幕小住南京
- 第廿六回 游水玩山及時遠足 遺兵調將越境秋操
- 第廿七回 小馬大行逢人加委 俗官雅做到處吟詩
- 第廿八回 貼標語到處換旗徽 駕飛機破空施炸彈
- 第廿九回 佈黨綱繩捆縣知事 忤軍閥槍斃警察官
- 第三十回 露布成功黨國先進 題襟紀勝邗水春秋

春秋水

叢菊淚

第一回

鍾家莊大做螃蟹會
風來堂小詠菊花詩

過了八月以後。西風漸起。湖蟹初肥。
我們揚州有位孟老夫子。名叫孟小
川。其人在社會上很有點聲譽。不但
應酬周到。便是腹內文才。也著實夠
用。不談別的。甚麼駢散詩詞。提起筆
來。一寫一大套。這不算數。抽點當兒。
還出些鎧虎。假坐在茶寮酒市。略略



偏寘薄采。惹得一般書酸子抓耳撓腮。枯腸搜索。商中了一條兩條。得到點箋紙詩筒。還津津有味的逢人說項。唉唉唉。這科舉餘毒深入腦海。要說他不是腐化。除非把顆心放在夾肢窩裏。閑話少叙。這日孟老夫子踱出北門。正過弔橋。忽然遇見一位社友錢笛樓。趁這當兒。我要將姓孟姓錢的身材及面龐。敘述一遍。原來姓孟的是長瘦身材。生成一副高額大鼻的長臉。套著一件古銅色湖綢夾衫。還加上玄色絲絨夾馬褂。手中免不得一把白紙摺扇。姓錢的亦是長瘦身材。頭額甚廣。下部稍狭。身上套著一件黑棕色洋布半新不舊的夾衫。也是手搖摺扇。彼此見面。略一點頭。笛樓笑問小川說。你大約也是追蹤菊隱的吧。適才蔣二驢子提了一大繫子螃蟹。還帶上個大號酒罈子。據說買的是源茂家高粱。匆匆忙忙的已尾追著菊隱先生去了。小川說。你是打聽清楚嗎。話沒講完。猛可有人在他肩頭上一拍。小川掉

顧來一望。原來不是別個。乃係海東雲海大先生。因說東翁。你同我又開甚頑笑。東雲笑說。我不能算做東翁。那做東道請你吃螃蟹的。早已到了鍾莊去了。我是一驢子約我來的小川點頭會意。連答應幾聲咗咗。忙用手在弔橋下西邊一招。在幾隻小船當中。冒出一個黃毛癩子。手撐竹篙。連叫諸位先生。可是到鍾莊去的麼。小川也不打話。只是招呼東雲笛樓一起上船。東雲是個臃腫的形骸。還帶着痴氣的暗病。他這上船。由小川前面攏着笛樓後面擋着。方才落在船艙篤子。一點已離開岸去。諸位到過揚州的。便知道揚州撐小船的。有一種歷史。這歷史出於小金山附近的鍾莊洪莊。雖係兩個小小村落。他却能發明船隻比賽的事業。先是揚州有一種畫舫。大概每舫三艙。有窗有櫺。起坐不惡。所謂夕陽簫鼓。落日放船。公子調冰。佳人雪藕。委係指此。不過湖上游行的人們。總覺得畫舫往來。近於官僚化的習氣。

且由北門至平山或截至小金山路亦不遠何必過事張揚一波三折因着這兩層的道理所以鍾洪兩莊特將原有捕魚及採菱的小船略略擦些桐油便覺得亮澄澄的最投機不過最迎合社會心理不過的莫如女兒養媳駕着小船撐着篙子在河面上招攬游客偏生游客見了男性弄船每每掉頭不顧若是女性招呼呢不抬頭的也要抬頭不止步的也要止步本書所稱述的菊隱先生却係主盟風雅提倡女性弄船的專家他老先生年紀已在七旬以外做詩要學個白香山做人亦彷彿似香山家裏有那櫻桃樊素楊柳小蠻他老亦復別墅藏娇的有個著名的菊婢也會櫻口含脂柳腰學舞這事且不管他且講他提倡小船主張男女自由平民化的行動那一般後生小子也就自由男女戀戀於野水鴛鴦閒花野草這種風氣易於化民成俗（言有微旨）今日孟姓海姓錢姓三位先生不駕女性小船獨用那

黃毛獵子撐篙點水，這其中也有個原因。因着黃毛獵子，即係鍾莊的老二。
伊的弟媳婦大團子，妹妹大鴉頭，二鴉頭，三擋子，皆係弄船的好手。伊家今日接到一般薦紳先生，斗方名士，彷彿是半天得月。前客既到，後客卽由二獵子撐送過去。我祇管在這裏絮絮叨叨，貪述小船組織及提倡的歷史。那知這船去得飛快，一會兒已由問月橋經過大紅橋，抬頭一望，只見長隄疏柳，一碧蘆花。此地便是瘦西湖。那湖上一峯突起，有亭翼然，那便是座小金山。我却有個疑問：那金山是在鎮江的西湖，是在杭州的我們要摹仿杭州，自然瘦西湖上也該矗起一座小飛來峯，到還合稱不然。索性去摹仿鎮江。小金山以下也該有條金山河，隨便稱做小中泠、小南泠、小北泠，都無不可。何必不倫不類？既取裁那杭州名勝，又取裁鎮江名勝，豈不是非驥非馬？弄得個畫虎不成嗎？要曉得揚州人善於摹仿，北京有個萬柳堂，揚州也有個

小萬柳堂馬氏有個小玲瓏山館我這本編人物也有個大玲瓏館（預伏下文）一言蔽之揚俗夸浮前清乾隆帝八次南巡駐蹕揚州其時揚州聲務全國知名甚麼八大商總恭維起皇帝伯伯恨不得將人頭割下去做尿壺有人講一夜造座三賢祠又有人講一夜造座喇嘛塔是否實有其事不敢斷定不過這座小金山這片瘦西湖至今猶點綴風光於維揚稱盛這時徐園、兔莊尙未曾建築湖之東南有座法海寺一名蓮性寺正在動工修理那洪莊卽結屋寺旁（點明洪莊）寺中有塔或稱喇嘛塔或稱北塔白塔據揚州畫舫錄盛稱此塔由石膏泥成頂用真金造就未知是否塔以下有水東流與瘦西湖合上有石橋架以五亭畫棟雕甍非常冠冕湖之北部爲湖心亭爲湖上草堂若問怎樣構造甚的形狀在下惟有抄襲膝王閣序四句說他是「層巒疊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也就算了此話表

過。我記得黃毛獵子是將一隻小船停泊在湖上草堂的石欄干下。這個當兒。堂上是一片笑聲。早是不男不女的簇擁着。一位童顏白髮鬍鬚飄飄的老者走出堂口。身材不高。精神滿足。穿件銀灰色綿綢夾衫。還加着玄色哩。哎。呢。的馬褂。手持一根方竹杖。還有吳讓之鐫刻的篆書可不問而知。爲菊隱翁了。請問老翁何姓。他自不肯說。我亦記他不清。講他不是官僚。他却夠着官僚資格。講他委係官僚。他又採取的平民化。記得他先生在三十歲以前也得到一個小小翰林。諸位莫小覷這翰林。拿現在簇新的頭銜比方。也抵得一個博士學位。他先生新入詞選。年華尚少。自然眼界無人。一日在京城飯館子裏吃飯。堂倌拿上食單。他先生瞧了一眼。很不滿意。因說現在焯。上時沒有堂倌回說。有是有。不過……他先生笑說。不過甚麼。王公大人任是皇帝。伯伯他吃得我也吃得。（此爲平民化）堂倌不敢搶白。忙將

舌頭一伸。用手在自家頸項頰子上一拍。說聲小人糊塗。趕着去了一霎時。
蟹黃燴蟬蠍一大盤捧了上來。他先生吃個痛快。這邊吃未停箸。一板之隔。
那邊一條純粹的京腔也就大發脾氣。喝叫堂倌滾去滾來。原來這便是一位鐵帽子的親王。甚麼當道的人物。在他面前也要提着小心。這就怪菊隱先生過於少年豪氣。以口腹細故誤了他遠大的前程。你道甚麼。那堂倌被罵不過。早將前情和盤託出。那王爺獰笑一聲。次日會見掌院的。略吹個口風。那掌院的叫菊隱避一避風頭。從此遂夢斷觚稜。脫去他的官僚化。漸漸流入平民化了。話長話短不談。這時菊隱旁邊尚排列多人。除蔣二驥子大鴉頭、二鴉頭、大團子、一男三女不計外。此外有的風落雨、霞建標、賀九嶺、鳳翔雲、邵子峯、秦伯樂。這伯樂先生身量甚高。性情倜儻。雖不讀書。而專事吟詠。家中收藏國朝詩集。至二三百種之多。甚麼呂晚村的戴南山的。這些明